

传说，如果天使使用了禁忌的力量，
那么那天使就会被驱逐出天堂，
并烙上永生不能消褪的印记——无色血！

藤萍(叶萍萍)◎著



——十五司狐祭——

无色血

The colorless blood



—十五司狐祭—

无色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The colorless blood

藏书章

人民邮电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

无色血/藤萍(叶萍萍)著.—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2006.5

(青春阳光系列.第7辑)

ISBN 7-80208-357-5

I. 无… II. 藤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46326号

书 名: 无色血

作 者: 藤 萍(叶萍萍)

责任编辑: 邓中好

封面设计: 朱殿涛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65369629 65369527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顺天意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X1230mm 1/32

字 数: 600千字

印 张: 40印张

印 次: 2007年4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08-357-5/I·038

定 价: 22.8元(全五册)

—十五司狐祭—
无色血
The colorless blood

人民邮电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

无色血/藤萍(叶萍萍)著.—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2006.5

(青春阳光系列.第7辑)

ISBN 7-80208-357-5

I. 无… II. 藤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46326号

书 名: 无色血

作 者: 藤 萍(叶萍萍)

责任编辑: 邓中好

封面设计: 朱殿涛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65369629 65369527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顺天意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X1230mm 1/32

字 数: 600千字

印 张: 40印张

印 次: 2007年4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08-357-5/I·038

定 价: 22.8元(全五册)



十五司狐祭——**无色血**
The colorless blood



传说，如果天使使用了禁忌的力量，那么那天使就会被驱逐出天堂，并烙上永生不能消褪的印记——无色血！

无色血液，非人非神的标志，是一个不被天堂也不被人间承认的形体，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必须背负的代价。

传说，如果天使使用了禁忌的力量，
那么那天使就会被驱逐出天堂，
并烙上永生不能消褪的印记——无色血！



叹息之地·悼念

世界分为天堂、人间和魔界。三界互不干扰，在天堂善恶使者的管理和调停下，循环着它固定的轨迹，神、人、魔都遵循着“天”所安排的命运，万花筒一样转着。

对于世界与宇宙而言，神、人、魔都是微不足道、无法干预这世界齿轮运转的弱者。

一切命运的安排者唯有天。

天之下是天堂，天堂分五界：月轮天界、罪化天界、星庭上





界、星庭下界和白天使界。

许多妖魔都出身天堂五界，但当然五界所出的大部分是品行端庄的大天使。

天堂。

星庭上界。

星庭上界即天堂之“刑庭”，因为在惩罚天使的殿堂上空刻画了五星而得名。

星庭上界的主管天使本名叫做什么据说在他死掉的时候已经忘记了，所以给自己起名“星庭”。

这里是一片沙砾之地，钉满了长长短短、精致或者粗糙的十字架，有些上面挂着名字，有些没有，有些用最上等的材料做成，有些雕刻着精细的花纹，更多的是无名无姓的两根木桩，从这里一直到天边，全部都是。

沙砾地上开着一些无名小花，映衬着许许多多无声无息的十字架，那些是天使的墓碑，这里是叹息之地，死者之家。

无名的小花，多是淡淡的白色或者紫色。

风微微地吹，花微微地颤抖，一些紫色白色的花瓣微微地飘散。轻轻的笛声。

萦着长长丝弦般在这漫无边际的十字架之间绕，伴着那些点点飘散的花瓣，如果有听者，他会感觉到那纤细的笛声仿佛一点点从心里拉去了一些什么，莫名地……惘然了。

最高处的十字架。

那十字架有两三个人那么高，用的是最好最华贵的木材，雕着最精细的纹路，甚至用金子写出了名字，但没有人看得懂那上面的文字，太古老了。

十字架下坐着一个人。

吹着笛子、背靠着十字架，一头褐色的长发用一条淡紫色的带



传说，如果天使使用了禁忌的力量，
那么那天使就会被驱逐出天堂，
并烙上永生不能消褪的印记——无色血！

子扎着，只余下几缕发丝在眼前飘。纤细白皙的手指按在长笛上，长笛和手腕遮住了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流动着不知名光彩的眼睛，看不出是怀念或者悲哀，能见的只是他一双眼睛看着这片广阔的墓地，吹着长笛，微妙的光彩在他眼里闪烁着、闪烁着。

竖琴之声加入了长笛。

高大十字架遥远的对面，缓缓浮现出一具竖琴，流水曲线，木色光辉。竖琴之下是一位红褐色长袍的男子，容貌没有吹笛人极端的精致，却充满了古典的优雅。闭着眼睛，他十指拨着琴弦，微低脉动的竖琴之声加入了长笛，推动那无感情的笛声变成了怀旧。

竖琴之声加入后不久，空旷的十字架区上空缓缓出现了一位淡紫衣服的女子。

笛声与竖琴推动着怀旧的情绪，那女子抬手转腰，足若临风，跳的是无声的天使之舞……那是悼念的舞姿，踮跣在漫无边际的十字架上，如长笛那般纤细，如竖琴那般舒缓，也如那曲调……一般忧伤。

提琴声。

在长笛与竖琴两人成一直线的另一边，缓缓出现另一个灰色衣服的男子，持着中提琴推入了依然是低沉的曲调。他眼下一点坠泪痣，犹如余泪一般残艳，端坐在无可凭借的空中，只缓缓睁目看了一眼地上的小花，就微闭了眼睛。

空中的舞者似乎从来就不曾睁眼，或许这哀伤的聚会并不需要睁眼去看清眼前的一切。她只需要——全心全意投入去哀伤就可以。

唯一睁着眼的是那长笛的吹奏者，叹息之地的风微微吹着，那些花微微地颤抖，无论空中萦绕着多么忧伤的曲调，死者永远不可能知晓。

哀伤的曲调持续了好一会儿，竖琴的弹奏者、空中的舞者、提琴的演奏者如出现时一般按次序缓缓消失，只余下吹笛人面对着寂



静的热闹过后更加寂静的死地。

笛声多持续了一会儿，缓缓结束在吹笛人的唇边。

缓缓拿下笛子，“终、曲。”吹笛人的声音轻轻的，有些过分阴柔而近乎甜，那种微略有些“嗲”的甜味压抑在无感情的阴柔中，并不显得难听，倒是一种极特别的韵味。

月圆十五，星庭上界叹息之地的悼念，每一年都会有一次。

“听说魔界出了一件大事。”星庭正殿，身着红褐色长袍弹奏竖琴的男子拿着一块抹布慢慢地擦殿内的柱子，“人间那个自我破坏命运的人自我转化变成了妖，闯入魔界夺走了该隐的荆棘。”

该隐的荆棘，象征魔界王权的信物，谁拿到了荆棘便是魔界的魔王。

“与我何干呢？”眼下一滴坠泪痣的残艳男子坐在位置上静静地喝茶，“嘉门，你的茶越煮越好了。”

弹奏竖琴的男子嘉门依然细心地擦着殿内的柱子，“你还是对任何事都不关心呢。”

“与我何干呢？”残艳男子依然静静地回答这一句。

“今天是叹息之地的悼念会，你来得最晚，演奏得也最低调，如果不是为了星庭，你是不会来的吧？”嘉门停下了手，回过头来微微一笑，“是么？”

残艳男子端正地喝了一口茶，“不，为了那些亡灵……曾经是朋友的。”

嘉门转过头去，原本要继续擦柱子的手停了一下，“凤目。”

“嗯？”残艳男子顿了一下，反问。

“你也会有这种感情？”嘉门微笑，“我真的想知道，对于星庭来说，朋友……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追随着他，数百年了，当他处死一个又一个违反规则的天使的时候，究竟是觉得正义呢？还是觉得悲伤呢？”他悠悠抬起头看头顶雕刻的那些五星，“他又是用

着什么样的心情，去为那些被他亲手处死的亡灵吹奏悼念曲的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”

“悲伤的感觉吧？”凤目静静地端坐着，“悲伤这个词用在星庭身上，当真不适合呢。”

“嗯，太阴险的家伙了，呵呵。”

“阿诺……嘉门、君？”身后一句幽幽的语句传来，那无缘无故的停顿和轻柔偏甜的声音，“在说什么？”

“擦柱子。”嘉门微笑如旧，习惯了星庭无缘无故出现在最不适合的地方。

“为什么擦柱子？”星庭没看他，轻轻地从他背后走过去，轻轻地开口。

“洁癖。”嘉门继续微笑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星庭轻轻地应了一声，从星庭正殿走过，消失在另外一个门里。

凤目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喝茶，“他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嘉门继续擦柱子，“路过吧。”

“真巧啊。”

“他每次都是这样，我已经习惯了。”嘉门拿着抹布微笑。

“嘉门大人，界庭开了，罪化天送下来一名天使，说是犯了重罪，星庭大人请你们过去。”

“好，这就去。”嘉门的脾气很好。

“重罪……与我何干呢？”凤目静静地说，端正地站了起来，“开庭。”

“开庭。”嘉门与他并肩一笑，往刚才星庭消失的那个门走去。

星庭之刑庭。

五星之下，刑庭正中的星与圆重叠的纹路上，跪着一个一头长发的天使，全身是伤，伤口却没有流出鲜血，反而流着眼泪一样透

明的清水。她跪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披头散发，狼狈之极。

嘉门走到星庭的左侧，凤目走到星庭右侧，星庭凭空坐着，就如吊着秋千一般。

“禁忌的力量？”入目是那种满身伤口沁出的清水，嘉门和凤目都是脸色微微一变，刑庭开庭千年来，据说只审理过三次使用了禁忌的力量的天使，天使若是使用了禁忌的力量去完成不被允许的事，下场——是不可想象的。使用了禁忌的力量，体内的鲜血就会化为无色，那是解脱不去的烙印。

她是罪化天的天使，等级还比他们这些星庭上界的天使高，一旦爆发了禁忌的力量，有谁能把她控制住？星庭吗？嘉门脸带微笑。

凤目想的却是：为什么规定我要站在这里陪审？与我何干呢？是为了让我保护星庭吗？我为什么要保护星庭？又与我何干呢？

“阿诺……”星庭对眼前这个蕴含了无限破坏力的东西视若未见，轻轻开口，“名字？”

“往生。”

“往生。”星庭毫无意义地重复了一遍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往生逐渐抬起头来，他念名字的时候有着一一种奇怪的腔调，听起来让人觉得娇嫩，毫无道理的娇嫩和柔弱，为什么掌管刑庭的大天使居然是个娇弱的人？“为什么明明可以幸福的人‘天’却要给予悲剧的结局？这世上无论是人是魔都逃脱不了‘天’的束缚，为什么不能依据自己而活？为什么要接受‘天’安排的命运？我只是……想不通而已。”往生双手撑地，“我只是想不通而已。”

是温柔的人。嘉门用温柔的眼神看着她，可怜的温柔的、善良的人，无法接受被别人安排命运的结局，为了不合理的悲剧而哭，为了不能获得幸福的人而伤心，是为了所谓天定的那些不幸的事而不平吧？

凤目静静地看着她。是为了这世上太多的不幸而迁怒于“天”，运用了最极端的方法来反抗吧？愚蠢的人，那些不幸与你何干呢？

再痛苦都是别人的痛苦，不是吗？

“哪，”星庭发出了一声柔软的语气词，“为什么使用禁忌的力量？我需要纪录。”他摊开一本档案，持着鹅毛笔，仿佛往生刚才说的他从来也没有听到过。

“有一对恋人，分开了很多年。”往生幽幽地说，“因为有一方出了事故，失去了记忆，忘记了自己的爱人，与别人结婚生子，过得幸福快乐。很多年里，记得的另外一方一直在他身边，从来不曾离开过，也不曾告诉他真相，在困难的时候安慰他，在结婚的时候去送礼，为他唱歌流了眼泪他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哭。过了很多很多年，有一天他突然想起了一切，但那个时候，他已经老了，那个陪伴他一生的女人也已经死了。”

嘉门微笑了，凄美的故事啊。

凤目不为所动，糟糕的肥皂剧。

“我不想他们的人生是这样的，明明有许多次只差一点就可以明白，为什么就必须接受相互错过的结局？他们明明那么相爱，曾经那么相爱那么相爱，人生只有一次，错过的话就再也没有办法挽回，那会遗憾的！死的时候会好遗憾好遗憾的！我不甘心！我想要给他们幸福，所以……”往生的话声停了，目光落在她自己满身的无色血液上，没再说下去。

星庭的笔在动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记录完毕，“阿诺……什么叫做幸福、哪？”他轻轻地说了一句。

往生呆了一呆。

“人……真是奇怪的生物。使用禁忌的力量，天堂十大重罪之一，剥夺你的天使等级，本地服刑三个月，三个月后执行死刑。”星庭合上档案，“闭庭。”

“既然要判她死刑，为什么还要她服刑三个月？”凤目静静地提出抗议，“这样会拖长结案的时间，降低刑庭的办事效率。”

“快要过年了，星庭上界需要大扫除。”嘉门弯目一笑。

“阿诺……你该先找件衣服穿起来。”星庭正事做完之后，对着往生开口。

奇怪的人。他的声音那么软，轻轻的，甜甜的，习惯在一句话中毫无道理地停顿和轻轻细细地拖调，尾音略略上飘。这种声音应该属于有些嗲的，尤其说话人的声音比较中性，声线很清澈，一个字一个字轻轻脱唇，甜甜软软的。听起来毫无威严恐怖的感觉，即使被他判了死刑也不觉得害怕。“你真的是星庭的天使长吗？”往生喃喃自语。

“哪？”星庭的语调却也似乎不太确定一般，最后还是鼻音“嗯……”了一声。

非常、非常娇嫩的人啊！往生惊异地看着他，仿佛很容易就可以伤害到他。

嘉门弯起来的眼睛眯成了漂亮的弧线，似乎有好戏可以看，她似乎没有看出那个家伙为什么能成为星庭天使长的理由。

凤目静静地想：她被那个阴险的家伙骗了。

“嘉门、君？”星庭没看站在他旁边的两个人，轻轻地开口，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刚才的柱子只擦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必须擦完。”嘉门回答。

“凤目君？”星庭轻轻地问。

“我的茶应该已经凉了。”凤目静静地回答。

“现在你们、应该把往生带去狱庭，忘记了吗？”星庭轻轻地说，“嘉门、凤目疏忽职守，你们把她带走之后和她一起大扫除。”

“……”嘉门看着凤目。

“……”凤目看着嘉门。

嘉门的微笑有些抽搐，凤目也有些不冷静，阴险的人啊！

往生怔了一怔，这就是天堂视为禁地的星庭上界吗？怎么他们都……那么奇怪的？娇嫩的主管，挂念清洁和喝茶的陪审，仿佛在这里一年一度的大扫除比任何事都严重一般。她当然不知道，因为

星庭上界由那位她以为很“娇嫩柔弱”的主管开始——都很懒。

闭庭。

嘉门和凤目把往生移交狱庭之后。

“那个往生，是个单纯的天使。”嘉门看着星庭，“三个月的大扫除，是想给她机会吗？”

“哪？”星庭轻轻地应了一声，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……往生她很单纯，好像什么也不懂似的。高等级的天使，却像个婴儿。”嘉门从怀里拿出一块和他衣服同色的褐红色的布，开始擦刑庭的柱子。对于有洁癖的嘉门来说，擦东西是一项重要的事情——当然，他只擦小东西，像刑庭的牢房这种污秽又庞大的东西他是绝、对、不、擦、的。

“哪？你今天的话特别多。”星庭说话很少看人，轻轻地说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嘉门被他轻轻一句话堵死接下来的所有问题，甚至他开头说的两句也没有得到答案，小小地叹了一口气，和这个人斗法好几百年了，到现在还是摸不清他的想法。

“嘉门，认真和星庭说话，你会气死的。”凤目先走了，端正地抛下一句话，消失在刑庭之中。

“呀啊、呀！”嘉门擦好了那柱子，优雅地微笑，“是哦，忘记了呢。”

“忘记了什么？”星庭轻轻地问。

“还有半根柱子没有擦。”嘉门竖起一根手指，“先走了。”说着，他也消失在刑庭之中。

刑庭空了，只余下地上五星和圆重叠的纹线，那纹线不知曾经溅过多少天使的血，在那上面倒下过多少尸体，这刑庭不知承载了多少天使的诅咒和怨恨。

过了一阵子。

“嗯～啊努索泪娃～呀努泪啊～莫达哪啊～萨努哪～”

轻轻的歌声。

星庭坐在他那恢弘的案台后，仰望着庭顶那些灼灼的五星。

“伊诺去哪库娃泪哪里泪～～萨诶哪伊～～索泪娃努纳雷娃～里努～～”

奇怪的歌，也许没人能听懂星庭在唱些什么，也许星庭不希望有人能够听懂，那歌更像一种咒语，只是这样唱着、唱着……

唱着，这刑庭就逐渐显出一份恢弘的平静，仿佛它原来就是如此圣洁般。

不知道刑庭沉寂过多少次，也不知道星庭曾经多少次在这里一个人独处，更不知道这歌唱过多少次，反正目前，这歌就这样唱着……

恢弘的平静。

“你们的星庭大人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往生住进了狱庭的牢房。

“星庭大人？”把她关进牢房的白天使微笑，“伟大的人吧。”

“伟大？”往生看着眼前温柔的白天使，“专职……杀人的人……”

“嗯！”白天使微笑，“这世界上，能狠心杀人的人又能有几人呢？”这一身白衣的天使看不出是男是女，但笑容很温柔，“一直杀下去终有一天也是会怀疑的吧？为什么要杀人？为什么要惩罚？被杀死的人有多少人真的有错？如果怀疑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，终有一天会再也杀不下去，如此的话，星庭大人就会崩溃了。”

“一直杀下去……”

“嗯！”白天使柔声说，“但是星庭大人工作了六百多年了，之前很多届刑庭天使长都疯狂毁灭，只有星庭大人做到了现在。”

“疯狂？”

“杀人是需要理由的。”白天使温柔地抚摸她的头顶，“要多么